

堅

清

褚稼軒著

瓠

集

第十二冊

進步書
局校印

堅齋續集卷之三目錄

寓簡論易

未見錄

朝鮮試文

食棗齒黃

文士苦心

文公好學

文信國

謁壽星

毛老人

忍為通寶

田畯醉歸

孝童

物作人言

物有人心

紫泥封

牢丸

露布

戊辰榜

孝廟人材

詩誇家世

步輿

陳仲子墓

雨魚

雨異

雨錢

火浣布不朽木

擬人聖賢

陳希夷對御歌

阿濫堆

項氏語讖

鬼畏正人

河神

文昌經治疫鬼

太守執柯

人皮鼓坐褥

戚繼光猴

菩薩蛇

蠶神

宮巷濂溪坊塔

異鏡

唐文襄

八歲善對

陳杜拾遺

捋鬚刺眉

秀才張妓

楊李潘治第

試院鶴啄封

冰雷繪梅

石中物

雷烏雷神

玉脂燈臺

陰德不在遠

孔孟所使

碁力酒量

兄弟別號

吳中異人

楊鐵崖

石號

人腹鼠蟹

圓珠殼

盆景

堅齋續集卷之三

清 長洲石農褚人獲學稼纂輯

寓簡論易

宋沈作誥著寓簡十卷其論易多佳語如極否時能約己厚下則否傾為益取否上一爻而益其下非益乎交泰時或剝下奉上則泰過為損取泰下一爻而益其上非損乎雖益䷩也損下而益上斯為否䷋矣雖損䷨也損上而益下斯為泰䷊矣蓋天下治亂戒其損益而已

未見錄

天都載載屈諫著未見錄中多佳語如泰太也世治太甚而將反也故聖人處泰而益懼又曰唐五行志云取財過度則陰失其節而水溢母氣虛則子氣洩也又曰五行之氣其一旺者其一衰故土木之工興而金必竭況一衰而二旺乎諫又著答客問一書其中商確時務亦多可採是必留心經世者惜不載其何時何地人

朝鮮試文

馬仲履曾見朝鮮試文其二論一謂漢高祖置太公於俎上而不顧而乃為義帝發

喪是豈移孝為忠之道。一謂韓退之不得遂行道之志。故感二鳥而作賦。初非有羨光榮之心。二說皆可味。

食棗齒黃

養生論齒居晉而黃。註不能解。近觀醫說引遜齋閒覽云。倪彥及宦太原云。土人喜棗。貴賤老少。嘗置棗於懷袖間。等閒探取食之。緣食棗故齒多黃。叔夜所謂齒居晉而黃是也。吾子行曰。晉人喜食棗。若粵人之啖檳榔。味甘傷脾。故齒黃也。

文士苦心

司馬長卿作賦。意思蕭散。不復與外事相接。沈約有攢心之僻。曹植有胃反之論。任末削荆為筆。剋樹汁為墨。夜依林木。望月映星。左太冲門庭溷廁。皆置筆硯。周大朴作詩。屬思不續。墜落阮整。不覺朱詹吞紙。實腹抱夫而卧。孫敬折柳寫經。睡則懸頭於梁。鄭灼患熱。以瓜鎮心。便起誦讀。崔浩留心經術。至夢與鬼爭議。崔融為文。下直馬過其門。而不覺。孟浩然終日苦吟。眉毫盡去。賈島馬上推敲。誤衝京兆節。而不知王摩詰苦吟。至走入醋甕。是皆文士苦心。猶云夫子發憤忘食之意。至楊子雲賦。甘泉研精殫思。夢腸出而殞。郭路定舊說。絕於燈下。李廣勤學。使心過度。心神辭去。而

沒鄭倣依陽道州讀書月餘。與論國風。倣不能往復一辭。遂謚陶治性靈。何至以身殉之風雲月露。幻出一座北邙山。諸公直是癡漢。宜乎梅聖俞羨老兵醉卧為快活。老兵不識字為更快活也。

文公好學

楊誠齋貽朱晦庵書曰。得書知股肱之疾。移及腹心。是在醫法。顧不察耳。臧神不曰。孰使我饑渴之不恤者。非書耶。孰使我劇目鏤心椎胸。搯腎者。非書耶。某屢陳囊硯。積筆之方。而以水投石。諗知酷嗜在此。又戲跋晦庵楚詞解云。注易箋詩解魯論。一帆徑度洛沂天。無端又被湘纍一作靈喚去。看西川競渡船。按傳燈錄。大耳三藏具他心通。南陽忠國師欲驗之。三藏云。國師是大善知識。何得在西川看競渡。誠齋用此以戲之。

文信國

文信國

天祥

既赴義。是日大風揚沙。天地盡晦。咫尺不辨。自後連日陰晦。宮中皆秉

燭。羣臣入朝。亦列炬前導。世祖悔之。贈公太保中書平章事。廬陵郡公。隨設壇致祭。丞相孛羅行初奠禮。忽狂飈旋地起。吹沙滾石。不能啟目。俄捲其神主於空中。隱隱雷鳴。如聞怒聲。天色愈暗。乃奏改前宋少保右丞相信國公。天復開霽。此事甚奇。見

鄭龍如偶記。而正史及公集皆不載。

謁壽星

偶記載巴陵老人年百八十歲時觴客舉樂。毛侍御過其地聞之。乃屏騎往觀。見階前數人。皓首蒼顏。年可百歲。不知孰為老人也。問之。則皆老人子。老人後出。問客何姓名。侍御云。姓毛名伯溫。特來謁壽星耳。老人愕然良久曰。是矣。侍御問所以。老人曰。某幼時遇劉伯溫。相言汝當百八十歲。後有客與我同名者來。汝逝不遠矣。觴罷。客散。老人果沐浴而卒。

毛老人

明初朝覲。凡州縣老人亦與焉。高皇因問老人曰。朕築室後湖。藏天下黃冊。當作何向。一人曰。當東西相向。早晚日晒。庶無濕潤。高皇大喜。問姓名。對曰毛某。高皇賜酒飯曰。汝言有理。汝守之。俾無鼠患。遂引至後湖埋之。故雖有鼠而黃冊無恙。弘治間。戶部郎中東莞鄧琛。嘗坐後湖廳事。見一老人揖曰。吾為朝廷守冊百四十餘年。一冊不為鼠傷。未蒙管冊諸公隻雞斗酒之賜。恐非所以待有功也。言訖不見。鄧具牲醪祀之。後以為常。或曰。老人新會人也。

忍為通寶

忍之一字。天下之通寶也。如與人相辯是非。這其間着個忍字。省了多少口舌。如與美女同眠。這其間着箇忍字。養了多少精神。如宮室車馬衣服。這其間着箇忍字。節了多少財物。凡世間種種有為。纔動念頭。便惺然着忍。如馬欲逸。應手加鞭。則省事多矣。但忍中有真丹。又是和之一字。以和運忍。如刀割水。曾無所傷。和者衆人見以為狂風驟雨。我見以為春風和氣。衆人見以為怒濤。我見以為平地。乃謂之和耳。

田畯醉歸

人得優游田畝。身心無累。把盞即酣。誠生人之佳趣。高蹈之雅致也。若豐筵禮席。注玉傾銀。左顧右盼。終日拘攣。惟恐有言語之失。拱揖之悞。此則所謂囚飲。張亨父泰題田畯醉歸圖云。村酒香甜。魚稻肥。幾家留醉到斜暉。牧奴拽背黃牛載。兒子旁扶阿父歸。鬢短何妨花挿帽。身強不厭布為衣。天寬帝力知何有。但覺豐年醒日稀。讀之令人有物外想。

孝童

樵書順治癸巳四月。泰安州守策馬泰山下。仰視天嶺交氣。尺五相懸。忽見一片白

雲自山巔搖曳而下。中有一人端然正立。守以為仙也。停驂道左。與從者望雲羅拜。飄然墜地。一童子也。總角壯兮。翩然如畫。守驚問之。童曰。兒姓孔。聞之母氏。兒之祖是聖人。兒十齡矣。母病不可起。私祝泰山。願隕身續母壽。母幸愈。故赴捨身巖上。以踐夙言。不意其至此也。守敬異之。以所乘輿載童子。併與粟肉資送以歸。

物作人言

鸚鵡鵲秦吉了皆能人言。角端猩猩能人言。晉惠時江夏張騁所乘牛人言。犬人言。夸堅志鄱陽汪三宰牛。牛亦人言。又石門羊屠家羊人言。金樓子載西周之犬能言。朱休之宗楚客余三乙張林家犬皆人言。又嚴遵美貓犬相對人言。鄱陽龔紀貓人立而言。荆南之虎人言。盧傳素馬人言。唐路巖馬亦人言。夢澤之鹿人言。南唐苑中鹿亦人言。子闡野豕人言。渭南主人猪亦人言。駝坊使臣索駝相對偶語。周南家鼠人言。晉安鼠能咏詩。孫吳時永康龜人言。嘉靖間楓橋瘍醫龔家大龜亦人言。耳談載嚴州鰲人言。宋處宗羅含雞皆能人言。紹興時亳州魏翁雞能人言。有人雞墓萬曆初史文學家母雞作人言。宋乾道初虎丘之鵲人言。華表之鶴人言。東都龍門僧桐華上蜂作人言。相慰勉。天寶間宣城劉成舟中蟹呼佛。當塗李暉舟中魚羣呼。

佛至揚州蘇隱氣能讀阿房宮賦更奇。

物有人心

鸚鵡能問上皇野賓能識仁裕烏龍知噬逆僕燕子獨伴孀妻駿馬終殉名將吉了不願入夷里烏報效孝子白龜脫難酬恩舞馬不順祿山供奉跳擊朱溫崖上白鵬悲號墜水元季五象不拜明太祖下至螻蛄蠅蟻皆能感不殺之恩出垂死之地物類之有人心者可以媿天下無義氣丈夫○萬花金谷載明廣西有象封定南公吳三桂入橫欲將象解京象昂首直觸象奴百計勸勉終不服三桂大怒刀矢不能傷以大砲攻斃之此可與唐元義象並傳。

紫泥封

漢詔書多稱紫泥封武帝元封中浮忻國貢蘭金之泥此金出湯泉盛夏之時水常沸湧有若湯火飛鳥不敢過有人治此金為器皿金狀混混若泥如紫磨之色其金百鑄色變白有光如銀即銀燭也帝以此泥封諸函匣及諸宮門鬼魅不敢干當上將出征及使絕域多以此泥為璽封蘇武衛青等之使皆受金泥之璽封也武帝崩此泥乃絕○隴右記紫泥出階州武都郡。

牢丸

丹鉛錄引東晉餅賦有牢丸之目。蓋食具名也。東坡以牢丸具對真一酒。偶語雖工。然不知牢丸具為何物。後見酉陽雜俎引伊尹書有籠上牢丸。湯中牢丸。註云。牢丸。今湯餅也。並無牢丸具。貪奇趁韻。雖東坡亦不免。考歸田錄引餅賦有饅頭薄持起。洩牢久之號薄持。荀氏謂之薄夜。起洩牢久。皆莫曉為何物。又見一書引餅賦。終歲飽施惟牢九乎。觀此則牢丸未嘗無本。久或誤為九。九或誤為丸。亦未可知。○寒具。寒食具也。楚詞所謂餠飴及糗糒蜜餌。即今燒餅與油飴之類。齊民要術作環餅。

露布

隋禮儀志。後魏每攻戰克捷。欲天下知聞。乃書帛。建於漆竿。名露布。其後因之。按漢桓帝時。五侯貪縱。李雲露布上書。賈洪為馬超伐曹操。作露布。桓溫北征。袁虎倚馬撰露布。蓋古者文書不封。而應告中外者。皆曰露布。自元魏以來。專為捷書。寫以練帛。建於涼竿。是露布前此已有之。書帛揭竿。始於後魏。

戊辰榜

弇州外紀。正統戊辰榜中四閣老。二冢宰。以為盛事。然而閣中有萬安。遂使一榜無

色未若隆慶戊辰四百人之內。揆席七人。入座十五人。卿貳三十八人。開府二十人。方伯十九人。其餘衣緋懸金者一百五十餘人。自有制科以來。未有擬其盛矣。正統為彭少傳時。劉少保吉。劉少傳珙。及安。王尚書恕。尹尚書冕。隆慶為沈少傳一貫。朱少保廢。趙少師志皋。張少保位。于少保慎行。王東閣家屏。陳少保于陞。

孝廟人材

弘治間。西曹有對云。一雙探花父。兩箇狀元兒。時張宗伯昇。己丑狀元。子恩。王禮侍。華辛丑狀元。子守仁。俱兵部主事。又戶部郎中劉鳳儀。則己未探花龍之父。兵部員外李瓚。則壬戌探花廷相之父。又壬戌魯鐸榜。復有永平魯鐸。有兩朱袞。一美貌。一貌不揚。時有對曰。魯鐸分南北。朱袞別妍媸。又弘治丙辰科進士。有孟春。季春。夏鼎。周鼎。李西涯。即席出對云。孟仲季春。惟少仲。諸進士無能屬者。西涯復云。夏商周鼎。獨無商。是雖資諶。而一時人材之衆。科第之盛。朝廷雍熙之象。於斯可見。

詩誇家世

祝瑄美言其尊人曾手錄一詩。盛誇家世之赫奕。官職皆係明代。然狀元不及百人。三代同朝者絕少。作者姓名終未能得也。詩云。特報黃堂太守知。小兒今忝狀元回。

家兄御史山東道舍弟郎中福建司伯父舊年陞冢宰嚴親今歲轉尚書不才久已叨黃甲願假人夫一片時。

步輿

張江陵再起時所過州邑郵傳牙盤上食水陸過百品江陵猶以為無下箸處至真定太守錢普無錫人能為吳饌江陵甘之曰吾行路至此僅得一飽餐此語一聞諸郡縣轉相效尤吳中之善庖名募殆盡普又創步輿供奉前為重軒後為寢室以便偃息傍翼兩廡廡左右各令一童子侍為揮簋注香用卒三十二人舁之。

陳仲子墓

鄭龍如雋區載長山古於陵地志稱仲子墓在焉歲久無踪張明府文龍遍跡之於西市居民園中得一坏壘詢父老暨文學縉紳皆指為是乃捐俸易地壘土置碑題曰於陵仲子之墓建祠墓側舊未有祠仲子者張既輯祠欲歲時享祀之思仲子廉且不受餐於母兄安得伯夷之粟粟之乃以歲時文廟祭享撤所獻孔子大羹一盂佐以李栗釋奠如禮著為令春秋無改焉。

雨魚

漢書鴻嘉四年。雨魚於信都。長五寸許。唐書元和十四年二月。晝有魚隕於鄆州。述異記。雍州雨魚。長八寸許。庚申外史。至正二十五年六月。大都雨魚。長尺許。人皆取食之。明嘉靖壬戌三月二十三日。山東德州雨魚三日。輟耕錄志云。天雨魚。人民失所之象。天都載載萬曆丁酉。楚王府後有長春寺。遶以澄湖。湖與外河通。寺前蓮臺。忽龍起。蓮葉間雨如傾。魚皆乘水上升。從雲中散落。百里內家家獲魚。少陵詩。驟雨落河魚。此誠理所有者。但正史所載。天雨魚甚多。未可概視為河魚散落也。

雨異

雨金雨粟。雨稻雨米。雨麥雨黑黍。雨紅豈。雨魚雨棗。雨灰雨塵。雨沙雨土。雨毛雨血。史書所載異矣。漢成帝時。宮中雨蒼鹿。殺而食之。味甚美。永光二年。天雨草。而葉相樛結。王莽時。宮中雨五銖錢。墜地悉為龜。後漢建和三年七月。北地雨肉。似羊肋。劉聰時。平陽雨肉。廣二十七步。魏文帝時。安陽殿前雨朱李。人噉之。數日不思食。河間王子元家。雨小兒八九枚。墜地皆長六七寸。晉張仲舒在廣。雨羅箋甚多。梁武帝時。殿前雨雜色寶珠。唐貞元中。雨木於陳留。長五寸許。乾符中。洛陽雨一物。墜地如羖羊。宋紹興中。汴京雨冰龜數十里大小皆具首足卦文。明弘治庚戌三月。慶陽雨石。

無數能作人言。聽之歷歷可辨。見奏疏。

雨錢

漱石閒談。嘉靖六年六月十九日。京師雨錢。惟軍職官屋上為多。成化丁酉六月九日。京師大雨。雨中往往得錢。錢皆側倚瓦際。王文恪公有詩紀其事云。蒼天似憫斯人困。故向雲中撒與錢。錢若了時民又困。何如只賜與豐年。誦此詩。亦少陵安得廣厦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之意。

火浣布不朽木

說圖識餘。廣東林習孔曾示一衣云。是火浣布。乃火山之鼠毛織成者。穢則以火煨之。穢去而衣不焚。蜀中有不朽木。出建昌道。彼中守巡入省。則持以饋僚友云。出於火山。好事者取其木作爐。或以皮揉作繩。雖經烈火。毫無損焉。然以水濡之。則易腐。正所謂利於火者。不利於水也。

擬人聖賢

人稱黃憲曰。子國有顏子。稱謝尚曰。此兒一座之顏回。人稱張華為當今之顏子。郭奕稱羊祜為今日之顏子。周續之通五經并緯候。亦有顏子之號。梁主以伏挺為顏

子。陳惠雲法師以徐陵為顏子。漢人稱張霸為張曾子。梁人稱滕曇恭為曾子。隋人稱裴叔卿為裴曾子。王衍自比子貢。而譙周門人稱羅憲為子貢。文立為顏回。陳壽李密為游夏。雖當否未可知。而語皆相類。至唐文宗詔畫王起像於便殿。號當世仲尼。恐譽之太過矣。

陳希夷對御歌

陳希夷。博居雲臺觀。日多閉門獨卧。累月不起。周世宗召入禁中。局戶試之。月餘始開。搏熟睡如故。對御歌云。臣愛睡。臣愛睡。不卧穩。不蓋被。片石枕頭。蓑衣鋪地。震雷掣電。鬼神驚。臣當其時正鼾睡。閒思張良。悶想范蠡。說甚孟德。休言劉備。三四君子。只是爭些閒氣。怎如臣向青山頂上。白雲堆裏。展開眉頭。解放肚皮。且一覺睡。管甚玉兔東升。紅輪西墜。

阿濫堆

驪山有鳥。名阿濫堆。唐明皇御玉笛。將其聲翻為曲。名為阿濫堆。左右皆能傳唱。故張祜詩云。紅葉蕭蕭閣未開。玉皇曾幸此宮來。至今風俗驪山下。村笛猶吹阿濫堆。明皇驕淫侈靡。耽嗜歌曲。以至於亂世。代雖異。聲音猶存。詩人懷古。乃有猶吹之句。